

她者

在一個陰雲密布的午後，天色低垂。一名身著漢代官服的女子緩步而行，眉宇間藏著沉思。她正是東漢才女班昭。正當她陷入思緒，一陣恍惚襲來，眼前景色驟變——她發現自己站在一間書香四溢、裝潢現代的書房中。

牆上的日曆日期陌生刺眼，她驚覺自己穿越至未來。奇妙的是，她竟能聽懂這時代的語言。她環顧四周，牆邊書櫃林立，桌上書籍堆疊如山，一台電腦螢幕靜靜亮著，停留在文稿編輯畫面。她隨手拿起桌上的一本書，封面赫然寫著：《第二性》。

此時書房的門緩緩打開，一名頭髮微亂、神情疲憊的女子走了進來。她是方才安撫完熟睡的嬰兒、正準備回到工作崗位的女編輯，望見陌生女子站在書房中，不禁驚呼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夫人勿懼。我乃班氏，名昭，偶至此地，未敢冒犯……」班昭行禮致意，語調溫婉。短短幾句交談後，女編輯確認了她真的是那位千年前的才女，神色逐漸緩和下來。

「原來你真的是班昭……」她喃喃，然後邀她入座：「說實話，我對你續寫《漢書》的事跡深感佩服。但你知道嗎？《女誡》成為了千年來束縛女性的教條，讓順從被視為美德，讓家庭優先於女性自我。」

她眼神銳利地凝視班昭，語氣不失平和：「我們被教導要看他人臉色行事，說話做事要合乎規矩。嫁得好，遠比讀得好重要。女人的價值不再取決於自己想成為誰，而是別人眼中的『合不合禮教』。」

班昭低頭，指尖輕撫手中書封。她的聲音低柔而堅定：「吾書《女誡》，本心非欲為女子設牢籠也。」她抬眼凝視眼前的女編輯，「我所處之世，女子不得入朝，不得與士論學。若欲求安身立命，惟有學避風之道、順流之術。我所授乃言語之得體、舉止之合宜，欲使她們不為無知所誤。非為其卑，而為其存。正如草木藏於雪下，是為來春生機。」

女編輯靜默片刻，深吸一口氣。她似乎理解了班昭當年在父權體制下為女性所築的避風港。目光落回《第二性》，她柔聲問道：「你讀了西蒙波娃的書嗎？」

班昭正欲回應之際，一道優雅的法語聲響起，語音穩重卻不失溫度。書桌旁出現了一位穿著法式剪裁外套的女性，她神情睿智、目光堅定，在開口的瞬

間語言被轉譯成她們皆能理解的語句。

「晚安，兩位女士。能偶然聽見你們的對話，並與你們相見，實乃榮幸。跨越時代與語言，這正是我年輕時曾夢想的景象：女人們能夠坐下來，好好談論——『何為女人』。」

女編輯眼神一震——眼前這位來者，正是書中的作者：西蒙·波娃。

寒暄片刻，女編輯沏了一壺茶，三人圍坐談話。

班昭輕撫《第二性》的書封，語氣真誠：「吾觀汝書，驚其鋒銳之辭，理思清明，實非常人所能為。昔人有云：『男女有別』，然吾觀汝文，則言：『女人非天生，而為塑造』。敢問，汝所謂『女人』者，為何？」

波娃微笑，語調溫和卻堅定：「我寫下那句話，是因為我看到社會從不允許女人定義自己。從出生起，她們被教導如何穿著、說話、愛人、讓渡自我。『女人』不僅是性別，更是一種被社會建構的角色。在這結構裡，男性為主體，女性則被視為『他者』。」

「是的，」女編輯接著說：「我們從小被教：女生要乖巧懂事、別太有主見，否則就『不像個女孩』。這些標準從來不是出於我們的本性，而是他人之眼的定義。」

班昭沉吟片刻道：「吾著《女誡》，初意為女子謀其存身之策。然今觀汝言，始知『安身』非唯一之道，『自立』亦可成行。倘若我生於今日，或許應另撰一書，名曰《女思》。」

波娃與女編輯聞言，相視而笑。

「我欣賞妳的坦誠與勇氣，」波娃道：「妳以筆書古禮築起她們的庇護所，我則以筆刺破體制虛偽的穹頂。我們雖身於不同時代，卻同行於同一願景之上。」

女編輯感慨道：「有幸能聽見妳們的對談，讓我首次這麼清楚地意識到：我們這一代女性，正走在妳們之間的縫隙裡——在『順從』與『爭取』之間，在傳統與自由之間。」

她停頓一下，抬頭問道：「妳們可願聽我說說，在這時代，我們如何掙扎、如何生存，又如何學會與世界和解？」

兩位女性微微點頭，眼神溫柔如月。

「我們這一代的女性多數受教育、投入職場。年輕時追夢，渴望實現自我；到了三十歲，選擇接踵而至：婚姻、育兒、職涯，以及如何兼顧。我們學會分身術。像我白天是編輯，夜晚是母親和妻子，凌晨則是自己的讀者與書寫者。」

女編輯輕啜一口茶，微笑說：「我們試著不再追求完美，而是練習『足夠』：夠愛孩子，也不忘愛自己；夠專業，也不為母職感到歉疚。自立，不再是切斷所有依附，而是學會選擇與什麼關係共存。」

她看向班昭：「有時，我們依舊會以柔順換取空間。」轉向波娃：「但我們也記得，不能永遠成為他人的定義，我們必須主動定義『我是誰』。不是別人的誰，而是自己的。」

三人沉默良久，她們彷彿穿越千年，看見彼此內心共鳴的火苗。

燈光靜靜灑落，她們的剪影在牆上交疊，如時空交會的證明。

女編輯轉身回到電腦前，開始敲下這場深夜對談的紀錄：「每個時代皆有其困局，也有其出路。過去的掙扎未曾白費，而是在時光之中轉化、延續、共生——成為我們今日可以安身及選擇、也能開口發聲的力量。」